



栀子花不知道自己有多香

□ 耿艳菊

地铁站入口处有一个早点摊，卖粥和鸡蛋灌饼。卖早点的是一对中年夫妻，黑而结实，有岁月风霜的痕迹。两个人忙着，配合默契，男人默默地做鸡蛋灌饼，女人盛粥打下手。清晨凉爽的风静拂过，寂然无声。

地铁站人来人往，步履匆忙。卖早点的夫妻像地铁站入口处的木槿树，寒来暑往也好，雨霜风雪也罢，总是静静地守在那里。有趣的是早点摊就在两棵木槿树之间，木槿树开花的时候，很美。远远走来，看到早点摊和花树和谐相搭，诗情画意里袅娜着的是人间烟火。常常，盛粥的女人鬓边簪着一朵淡紫的木槿花，花美人亦美。

一个半小时后，出地铁站口，在栀子花盛开的季节，会有一个穿月白衫的老妇人笑盈盈地坐在那里卖栀子花。栀子花搁在竹篮子里，洁白清爽，像老妇人的笑容。老妇人旁边还有一个头发眉毛皆白的慈祥老爷子，坐在轮椅里，也是笑眯眯的，静静地看花，看老妇人，看行人。

老妇人和老爷子就住在地铁站附近的胡同里，他们家有小院子，养了一院子栀子花。老妇人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篮子，倒不是真正为卖花，是怜惜，白白凋零了可惜，不如让更多的人闻闻花香。再者又可以推老爷子出去转转看看散散心。有行人蹲下来看花、聊天，一串串笑声比栀子花还明亮。老妇人不肯收钱，推来让去，一竹篮子栀子花多半是这样送出去的。

平常时节最怀念也最期盼木槿树花开和栀子花开，这样的情景乘地铁简直是一场美的旅行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亦不觉得寂寞乏味。有时候，在地铁里望着拥挤的人群，不仅不急躁，反而会想起田园诗般的纪录片《人生果实》。主人公英子87岁，修一90岁，用旁白和独白的形式缓缓讲述一对老夫妻的平常日子，一生平平淡淡的生活纪录。这样平淡又平常，却仿佛走进一首清新静美的诗词里。

不仅如此，总有触动内心的旁白：“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家好，安心地度过每一天，比什么都好。比起金钱，人更重要。”没错，人生再多的意义和争强好胜，都不如安心过日子美好。还有两句独

白：“风吹枯叶落，落叶养肥土，肥土丰果香。孜孜不倦，不紧不慢。”淡淡缓缓，朴实而精妙。说白了，人一辈子就是顺应自然的过程，缓缓生长，缓缓盛开，缓缓凋落，急不得，也投机不得，也张扬不得。一急切一张扬，人生的味道就变了，不醇厚了。

非常喜欢安妮宝贝的《天性》，她写道：“有时在席间，但见每人妙语连珠，却令人渐渐觉得索然。如此聪明暴露，是否也是一种急迫。而急迫的东西，通常总是不够优雅。一个人要做到对自己的美、聪明、善良，完全不自知，才显贵重。一旦有自知，品位就自动下降一个层次。就仿佛栀子花不知道自己有多香，兰花不知道自己有多幽静。天分，天性，从来都不需要发言和解释。”诚哉斯言，我好像看到了那个习惯不语的自己，终于悟到了沉默是金。

自然草木、岁月人生、日子时光……都是如此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而平常人过平常日子的美，当是如此：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都不屑。孜孜不倦，顺其自然，大美不言。

——摘自《南方都市报》

人生

文苑

最后的牵手

□ 雷抒雁

这次，是父亲的手握在母亲的手里。这是一双被岁月的牙齿啃得干瘦的手：灰黄的皮肤，像是陈年的黄纸，上边满是渍一般的斑点；不安分的青筋，暴突着，略略使皮与指骨间，有了一点点空隙。那些曾经使这手显得健壮有力的肌肉消失了。这是疾病长年折磨所雕琢出来的作品。可是，母亲仍然紧紧地握着这手。很久都是相对无言。突然，母亲感到那手在自己手心里动了一下，便放松了它。那手立即像渴望自由的鸟，轻轻地转动一下，反握住她的手。

“喝水吗？”母亲贴近他的脸低声问。父亲不回答，只是无力地拉着母亲的手。母亲知道，父亲实在是没有力量了，从那手上她已感到，生命准备从这个肉体上撤离。不过依着对五十多年来共同生活的理解，她随着那手的意愿，追寻那手细微的指向，轻轻地向他身边移动着。到了胸前，她感觉到父亲的手指还在移动。又移到颈边，那手指似乎在命令：前进！不要停下来！

母亲明白了，全力握紧那干枯的手，连同自己的手，一齐放在父亲的唇上。那干枯的手指不动了，只有嘴唇在轻轻蠕动。有一滴浑浊的泪从父亲灰黄多皱的脸颊上滚落下来。许多记忆一下子涌上母亲的心头。从这两双手第一次牵在一起的时候，父亲就这样大胆而放肆地，把母亲纤细的手拉到自己的唇边。那时，父亲的手健壮、红润而有力量。母亲想挣脱他的手，但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，冲不破那手指的门，直到母亲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手停留在他的唇边。

这两双手相牵，走过一年又一年，直到他们的子女一个个长大，飞离他们身边。贫困的时候，他们坐在床边，父亲拉过母亲的手放在自己的唇边；苦难的时候，他也拉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唇边。手指好像是一些有灵性、会说话的独立生命，只要握在一起，加上轻轻一吻，就如同魔法师吹了一口神奇的气，什么都有了。信心、勇气、财富，一切都有了。

他们有时奇怪地问对方：什么叫爱情？难道就是两双手相牵，加上轻轻一吻？或许这只是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。

可是，他们彼此听得懂这手的语言：关切、思念、幽怨、歉意、鼓励、安慰……现在，生命就要首先从他的一双手中滑落，到尽头了。曾经有过的青春、爱情，曾经有过的共同的幸福记忆，都将从这一双手开始远去了。母亲的手在父亲的唇上只停留了短暂一瞬，便感到那只干枯的手不再动了，失去了温度。屋子里突然一片静寂，原来，那咕咕作响的氧气过滤瓶不再作声了。时间到了！

母亲没有落泪，站起身来，看着那一张曾经无比熟悉、突然变得陌生的脸，慢慢抓起父亲的手，轻轻地贴在自己唇边。她觉得沿着手臂的桥，那个人的生命跑了过来，融汇在自己身上。母亲相信自己不会孤单，明天，依然是两个生命、两个灵魂面对这同一个世界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人物

荣耀

□ 祁文斌

在世界文学史上，法国戏剧作家莫里哀声誉卓著。然而，莫里哀生前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演员，他经常饰演自己剧本中被嘲讽的那个“丑角”。他的原名叫让·巴蒂斯特·波克兰，莫里哀只是他的艺名。演戏在当时是一种为许多人不屑的行当。

莫里哀一生钟情于戏剧和表演。为从事自己所爱，他放弃了原本可以沿袭的“国王侍从”名分和父亲希望他继承的事业——经商，或者做律师。由于债务，他曾颠沛流离十多年。劳累过度使他罹患肺病。集编剧、导演和演员于一身的莫里哀最终死在他热爱的舞台上，年仅51岁。因为教会的压制，莫里哀的葬礼在一个黄昏后举行，冷冷清清。

“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，他的喜剧接近悲剧，戏写得那样聪明，没有人有胆量模仿他。”德国文学家歌德说。

法兰西学院成立后，名噪一时的诗人、文艺评论家布瓦洛被选为院士。他曾劝莫里哀不要做演员，这样便有可能当选院士。莫里哀谢绝了。传闻，莫里哀去世后，路易十四问布瓦洛，自己在位期间，谁在文学上取得过莫大的成功？布瓦洛回答：“陛下，是莫里哀。”

今天，人们很容易在法兰西学院大厅中发现一尊莫里哀的石像，洁白的石像底座上刻着这样一句话：他的荣誉什么也不缺少，我们的荣耀却缺少了他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放下别人的错

□ 陈丹妮

生活

前几天，看到一条很暖心的新闻：广州一外卖小哥因急着送外卖，违规掉头不小心撞上了一辆劳斯莱斯幻影。因为维修费高昂，外卖小哥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，于是就停下车来坐在地上大哭。而女车主却笑了，赶紧下车劝慰外卖小哥说：“咱们各修各的，以后骑车要慢点，多注意自己的安全。”为了打消小伙子的顾虑，女车主甚至还坐在路边和小伙子畅谈了起来。

网友们纷纷为女车主的大度点赞：这才是真正的富豪。

有人说：“得理容易，饶人难；理直气壮容易，理直气和难。”层次高的人有容人之量，对他人的无心之过懂得换位思考，能够得理饶人，给别人留一份面子。而层次低的人，对他人的过失往往压不住火，总觉得自己“得理”，于是揪住对方的过错穷追猛打，说话咄咄逼人。

前几天，朋友公司销售部的王经理在办公室里接待一位客户。客户来了之后，新来的秘书李娟赶紧去倒水。可是，李娟倒水的时候水杯没拿稳，一下子把水洒了出来，客户的衣服也弄湿了一小片。李娟忙向客户道歉，客户说：“没什么，等下自己就会干的，不用管这个。”可王经理还是劈头盖脸地说了李娟一顿。等客户走后，王

经理又召开了部门会议，点名批评李娟：“真不知道你这个秘书是怎么当的，倒水这种小事也干不了。虽然客户没有追究，但这多不好啊。万一影响了工作，你负担得起吗？你们以后都要记住，做事不能像李娟这样粗心大意……”李娟被骂急了，愤怒地质问王经理：“我是弄洒了水，可我也是无心的，也道歉了，你至于要这样一直反复批评我吗？你要是觉得我特笨，大不了我不干就是了。”王经理本想摆摆威风，没想到让自己陷入了尴尬，待人刻薄的形象从此在下属心中扎了根。

面对他人的小过把话说得太硬，丝毫不考虑对方的感受，不仅显得你格局小，没有风度，还会让对方失了面子，尽管你有理，对方也会口服心不服，甚至会在心里记恨你。

莎士比亚说：“宽容就像天上的细雨滋润着大地。它赐福于宽容的人，也赐福于被宽容的人。”照顾对方的感受，不仅显得你有风度，有涵养，对方也更容易吸取教训，检讨自我。

放下别人的错，记着别人的好，其实也是放过自己，让自己有更多的精力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。

——摘自《网易公开课》